

日前,我接到高原战友杨掌才的长途电话,他告诉我,近日他又去了一趟昆仑胡杨林,那几棵长着两样叶的胡杨树,终于结束了它们奇特的经历,从上到下都长成了一种叶子,柳树叶。听罢掌才的通报,我心中当然释放了一个疑团,却是既有收获又怅然若失,滋生诸多感慨:生活中纵有再多千奇百怪的事情最终总有答案,但是在我们前行的路上会有多少疑团还养在深闺!

时光倒流,那是18年前的一次胡杨林之行。

格尔木河在昆仑山下的戈壁滩上,拐了一个近乎“C”字形的大弯之后,又用胳膊展腿地向茫茫荒野奔腾而去。正是在“C”字的中间,不知什么时候长起了一片胡杨树。日积月累的流沙把胡杨树拥挤得越来越高,渐渐形成了一条沙子上。山上的胡杨树虽然离河水远了,但仍然顽强地生长着。胡杨有一种向上攀援的巨大力量!

沙山上的胡杨树成为昆仑山下的一道风景,大约是在九十年代初期。那时最早一代的胡杨绝大部分已经成为枯燥的树干,却没死去,仍硬如铁石似的撑在漠风中。突然有

今宵灯谜

张文元
家在市中心
(京剧名)
昨日谜面:佳期
(瑞士名表)
谜底:百年灵(注:期,期颐,百岁;灵,沪语作“好”解)



灯花

见这种“移牌”,不说犯法,起码也是犯规;反之,市民对公共福利。

毕竟是一种公共设施,不是个人想移哪移哪儿的,如果照此办理,那么大街上绿化带里的树木花草,是不是都可以移至各自家门口?可要低收入群体一般能够承受得起,公交公司发

一棵胡杨两样叶——昆仑胡杨林奇观

王宗仁

一天,枯硬的树干上齐刷刷地爆出了一片又一片嫩芽,人们无不惊讶胡杨死而复生的顽强生命力。我就是在这时候和李海乾大校来到胡杨林看景致。大校是昆仑山驻军的领导,对此处的地形地物了如指掌。他把我引到一片杂草丛生的沙坎上,这里蓬勃着一片胡杨树,每棵树并不粗,好像经过挑选一般,一律手腕样粗壮,树冠呈伞状。奇怪的是,这些树都是两种叶子。树

朵的上半部为杨树叶子,下半部有一部分叶子像柳树的叶子。一树长两叶,实属罕见。如果你不仔细辨认,会以为是柳抱杨呢,两棵不同的树种纠缠在了一起。

我问大校:青藏高原别的地方还有胡杨树吗?他说:我至今还没有发现,也许会有吧,但肯定不多。

我坦率地告诉大校:我无法解释这种一树两叶的现象,你能告诉我答案吗?他笑笑,说:我今天请你来胡杨林,就是向你请教的。我无可奈何地

近日,网友“长安县令”在其微博中爆料称,在合肥临泉东路的史城公立交,附近的居民为了自己少走弯路,居然半夜把公交站牌挖了,挪到自己家门口。司机无奈地说:“现在只能跟着站牌停,站牌移到哪,我们就停到哪儿!”据介绍,擅自移动杆式站牌的行为在郊区时有发生。

公交站牌的“移来移去”,谁该反思?应该反思的当然首先是移牌者。公交站牌,毕竟是一种公共设施,不是个人想移哪移哪儿的,如果照此办理,那么大街上绿化带里的树木花草,是不是都可以移至各自家门口?可要低收入群体一般能够承受得起,公交公司发

家门前有一条一米多宽的垄沟经过,常年流水不断,两边护堤松软潮湿的泥土成了螃蟹们的乐园,大大小小的洞穴,密密麻麻地分布在护堤的两侧。螃蟹这个马小东西很鬼,人一靠近它,马上“腾腾”地从水里游出来,连滚带爬地钻进洞里,在洞门口竖着一对眼睛,眨巴眨巴着,小心翼翼地观察着洞外的一切风吹草动。如果有人一挥手,佯装朝它扔什么东西,它吓得立马转身朝洞里更深处钻去,好半天不敢出来,要想逮住它是有点难度的。

掏螃蟹必须要知道它在不在洞里,我掏螃蟹一般都选择在水漫过洞口又消退后的那一段时间内,因为这个时候判断洞里

摇摇头,他也很困惑地笑笑。在这奇特的胡杨树面前,我俩都有许多话想说,但此刻只能无话可言。

我带着疑虑回到格尔木我暂时栖身的部队招待所,无心写作,一树两叶的胡杨树占据着我的心。

我请教了在青藏军管服兵役20多年的一位老军人,他的回答是:“这种树我没见过,但听说过。我认为

我是缺氧造成的。”我问:“缺氧?为什么上半部的叶子没变?”他答:“这就叫局部缺氧。”他讲的有道理,但我觉得还不能完全让我心服口服。格尔木市望柳庄的白杨树和柳树,就不缺氧吗?可是它们并没变异。

我又请教一位先在格尔木某中学教植物学、后来改行搞水文工作的大学生,他说:“生长在青藏高原上的许多树种其实都在变态,只不过这种变态的进程很缓慢,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。你现在看到的这种胡杨树肯定是在变的过程中,若干年后,说不定它们的叶子都变成柳树那样了!”他停了片刻,又说:“这里树木变态的原因,除了缺氧外,还有气候、土质、水分等环境恶劣的因素。我要说的另外的话题是,那些不变的树种正是它们适应了这里的环境。”

他的回答不能说没有道理,但是,我还想再听听更多人的意见。于是,我去问一位在格尔木深入生活的作家,他并没有回答我的提问,只是给我背诵了两句古诗:桔栽淮南则为桔,桔栽淮北则为枳。

为追寻几棵胡杨树变态的根由,我得到了多种答案。自然我很珍惜这些答案。但是尤其使我受益的是,那些延伸在胡杨树之外的我们可以联想到的答案。比如人生活在高原恶劣环境中的军人,知识分子,还有那些正在成长中的昆仑幼儿园的孩子,虽然他们肤色被高原风雪浸染得黑红如铁,但他们始终坚守着脚下的土地,忠诚的红心不变。

我想,我应该再回一次昆仑山,去看看那些正在变态中的以及永远不会变的胡杨树,必然能有新的收获……

我第一次买烤鸭已是改革开放之后了,早过了而立之年。那天我欣慰地感到:我终于“大起来”了。6年前我们回山村,老表桌上竟有焦黄的烤鸭,是集市上买的,做工也佳。我提议把“典故”的“大起来”改成“富起来”。诸插友都不赞成,说,既是“典故”就不宜改,对照着体会更有隽永的意味。

近日,网友“长安县令”在其微博中爆料称,在合肥临泉东路的史城公立交,附近的居民为了自己少走弯路,居然半夜把公交站牌挖了,挪到自己家门口。司机无奈地说:“现在只能跟着站牌停,站牌移到哪,我们就停到哪儿!”据介绍,擅自移动杆式站牌的行为在郊区时有发生。

公交站牌的“移来移去”,谁该反思?应该反思的当然首先是移牌者。公交站牌,毕竟是一种公共设施,不是个人想移哪移哪儿的,如果照此办理,那么大街上绿化带里的树木花草,是不是都可以移至各自家门口?可要低收入群体一般能够承受得起,公交公司发

有没有螃蟹相对容易得多。水退后,洞口以前杂乱无章的爪痕被冲刷干净了,它新留下的爪痕一览无余。而且带有明显的方向性。只要根据爪痕的数量以及行进的方向,就能很方便地判断出它的行踪,是出去觅食了还是躲在洞里休息。还有一种情况,也是比较容易判断的,那就是洞口堆满了新鲜的泥土,上面又没有任何新鲜的爪痕印,说明洞里必有螃蟹,而且还是一只勤劳的螃蟹,它为了让自己住得更宽阔也更安全,自己还亲自拓挖过洞穴。或许它并不知道,这些又恰恰是暴露自己行踪的最有力证据。

一旦确定洞里有螃蟹,天不

怕地不怕的我便卷起裤腿和袖管,跨进垄沟里,伸出手,俯着身子,顺着洞穴弯曲的方向拐进去,螃蟹的洞一般都不深,摸到了螃蟹只意味着你成功了一半,你得想办法把它从洞里拉出来才行。有的螃蟹见有“外敌”入侵,便紧张地缩在一团,任凭你怎么拉拽,都死死地赖在洞里不肯出来。也有的螃蟹性子烈,见危险当前,不管不顾地伸出两只厉害的螯,死命地夹住我的手指,尽管有很强烈的痛感袭来,但我边忍受着痛边朝外拽它,螃蟹的力气毕竟比较小,根本拗不过我的手劲,经过一番生死较量,它还是被我拖出了洞外,即使到了洞外,螃蟹的钳子也

不松开。这时你需要把它放在地上,螃蟹以为自己安全了,便松开了钳子,没命地要朝水中逃,没承想,我的速度永远比它快,一伸手便把它整个地抓在手掌心里,顺手丢在了网兜里。

但掏螃蟹并不是每次都这么幸运,螃蟹洞里不光栖息着螃蟹,有时会有癞蛤蟆和水蛇。有好几次,我不是从洞里摸出身上疙疙瘩瘩的癞蛤蟆,就是浑身冰凉吐着悠长信子的水蛇,吓得我连忙甩手扔掉,好半天怦怦乱跳的心才平复下来。

有了这么几次恐怖的经历,我下垄沟掏螃蟹的次数越来越少了,上了初中之后,我基本上不去再掏螃蟹了。因为,我内心知道,这种既危险又刺激的“游戏”已不适合我这个年龄玩了。

女婿如同半个儿。这

是指好女婿,大家公认的。然而,陆家婆婆,是要修正这个提法的:女婿就是一个儿!你们家的儿子也不见得有我的这个女婿好哦。

陆家婆婆的这句话不是用来花花女婿的,90多岁的老太,面对60有余的女婿,一切都实实在

在在,这个年龄段的人与“花功”已经不搭界了。同样,陆家婆婆的女婿刘先生,也实在到把岳母当成了自己的妈妈。

工程师出身的刘先生,每天晚上一准在一块小黑板上书写第二天菜谱。夫人说:“你麻不麻烦?到时进菜场看着买还不行?”刘先生像是没听见,摘下小黑板,噫噫噫,拎进丈母娘的卧室,举起小黑板问道:“姆妈,你看明天买这些菜好吗?”这时的陆家婆婆,将眼光从电视机移向菜谱,像审计员一样一项项考量着,然后指点着这个那个地说:“这个菜不要买”,“冬天到了,好买黄芽菜了”,“买两块山芋来吃

吃,吃杂粮身体好。”刘先生一连声地“好,好”,并捏起粉笔在黑板上一一更正,态度谦恭,那是连儿子也难做到的。

刘先生会买也会烧。上午,只见他的身影在厨房转悠,同时就有这样那样的香味儿飘出来。陆家婆婆嗅嗅鼻子,对女儿说:“你好福气,xx会烧菜。”这就是九旬老人的糊涂之处,其实有福气的还不是她?你看,刘先生还没将菜装盘,就先夹来一筷子,用小碟子托着出了厨房:“姆妈,你先尝尝,味道真是斩(好)啊!”平时,就是削到一只特别脆的梨,老刘也要马上递到丈母娘的手上:“姆妈吃合适。”

在菊黄蟹肥之时,是

刘先生最为忙碌最为担心的时节。陆家婆婆并不因年事的增高而停止吃蟹,而且一顿能吃两只,胃口好过年轻人。那么,剥蟹,剔肉,外加劝劝少吃,都是女婿的事。那天家庭聚会,刚吃完大闸蟹,老太太就躲进卧室吃起了奶油蛋糕。女儿们见了个个大惊失色:“开玩笑,还不拉肚子?老刘,请你赶快出马!”老刘进去几

分钟,就托着一角蛋糕笑盈盈地出来了:“胜利完成任务。”女儿们相视而笑,倘换了她们来劝,老太能这么顺当?

陆家婆婆住进女婿家已经十几年。那时,她在北京的大儿子出国途中突然去世。老刘就决计将老太接来赡养,并与老太所有的子女定下“攻守同盟”:瞒住妈妈,让老人安享晚年。这一瞒,就是十多年,十年中,老刘像是恪守“父母在,不远游”似的,放弃了多次的旅游,偶尔外出,带回的土

既经老人贺寿,又证明她的儿子仍在

在国外进行保密工作。老太这才高高兴兴过了生日。老刘黯然说:“可怜的老人,我们又骗了她。”

老太的一个女儿是我的同事,她深情地说:“妹夫,就是我家的大哥,他承担起了做儿子的责任,没有他,就没有妈妈的长寿。”

陆家婆婆,含笑寿终正寝于98岁。

刘先生最为忙碌最为担心的时节。陆家婆婆并不因年事的增高而停止吃蟹,而且一顿能吃两只,胃口好过年轻人。那么,剥蟹,剔肉,外加劝劝少吃,都是女婿的事。那天家庭聚会,刚吃完大闸蟹,老太太就躲进卧室吃起了奶油蛋糕。女儿们见了个个大惊失色:“开玩笑,还不拉肚子?老刘,请你赶快出马!”老刘进去几

分钟,就托着一角蛋糕笑盈盈地出来了:“胜利完成任务。”女儿们相视而笑,倘换了她们来劝,老太能这么顺当?

陆家婆婆住进女婿家已经十几年。那时,她在北京的大儿子出国途中突然去世。老刘就决计将老太接来赡养,并与老太所有的子女定下“攻守同盟”:瞒住妈妈,让老人安享晚年。这一瞒,就是十多年,十年中,老刘像是恪守“父母在,不远游”似的,放弃了多次的旅游,偶尔外出,带回的土

既经老人贺寿,又证明她的儿子仍在

在国外进行保密工作。老太这才高高兴兴过了生日。老刘黯然说:“可怜的老人,我们又骗了她。”

老太的一个女儿是我的同事,她深情地说:“妹夫,就是我家的大哥,他承担起了做儿子的责任,没有他,就没有妈妈的长寿。”

陆家婆婆,含笑寿终正寝于98岁。

刘先生最为忙碌最为担心的时节。陆家婆婆并不因年事的增高而停止吃蟹,而且一顿能吃两只,胃口好过年轻人。那么,剥蟹,剔肉,外加劝劝少吃,都是女婿的事。那天家庭聚会,刚吃完大闸蟹,老太太就躲进卧室吃起了奶油蛋糕。女儿们见了个个大惊失色:“开玩笑,还不拉肚子?老刘,请你赶快出马!”老刘进去几

分钟,就托着一角蛋糕笑盈盈地出来了:“胜利完成任务。”女儿们相视而笑,倘换了她们来劝,老太能这么顺当?

陆家婆婆住进女婿家已经十几年。那时,她在北京的大儿子出国途中突然去世。老刘就决计将老太接来赡养,并与老太所有的子女定下“攻守同盟”:瞒住妈妈,让老人安享晚年。这一瞒,就是十多年,十年中,老刘像是恪守“父母在,不远游”似的,放弃了多次的旅游,偶尔外出,带回的土

既经老人贺寿,又证明她的儿子仍在

在国外进行保密工作。老太这才高高兴兴过了生日。老刘黯然说:“可怜的老人,我们又骗了她。”

老太的一个女儿是我的同事,她深情地说:“妹夫,就是我家的大哥,他承担起了做儿子的责任,没有他,就没有妈妈的长寿。”

陆家婆婆,含笑寿终正寝于98岁。

刘先生最为忙碌最为担心的时节。陆家婆婆并不因年事的增高而停止吃蟹,而且一顿能吃两只,胃口好过年轻人。那么,剥蟹,剔肉,外加劝劝少吃,都是女婿的事。那天家庭聚会,刚吃完大闸蟹,老太太就躲进卧室吃起了奶油蛋糕。女儿们见了个个大惊失色:“开玩笑,还不拉肚子?老刘,请你赶快出马!”老刘进去几

分钟,就托着一角蛋糕笑盈盈地出来了:“胜利完成任务。”女儿们相视而笑,倘换了她们来劝,老太能这么顺当?

陆家婆婆住进女婿家已经十几年。那时,她在北京的大儿子出国途中突然去世。老刘就决计将老太接来赡养,并与老太所有的子女定下“攻守同盟”:瞒住妈妈,让老人安享晚年。这一瞒,就是十多年,十年中,老刘像是恪守“父母在,不远游”似的,放弃了多次的旅游,偶尔外出,带回的土

既经老人贺寿,又证明她的儿子仍在

在国外进行保密工作。老太这才高高兴兴过了生日。老刘黯然说:“可怜的老人,我们又骗了她。”

老太的一个女儿是我的同事,她深情地说:“妹夫,就是我家的大哥,他承担起了做儿子的责任,没有他,就没有妈妈的长寿。”

陆家婆婆,含笑寿终正寝于98岁。

在雅擅篆刻刀制章的印人中,与灯谜结缘者颇多,晚清的篆刻大家吴熙载便是其中之一。

吴熙载(1799~1870),原名廷飏,字让之,亦作攘之,别署让翁、晚学居士、方竹丈人、言庵、言甫等,江苏扬州人,祖籍江苏江宁,自父起移居仪征,诸生。吴早年拜包世臣为师,书法精妙,尤擅治印,对邓石如“皖派”印艺甚为倾倒,能以碑刻摹印,尽传完白山人衣钵。他诗文书画印兼工,是位全才的金石大家。晚岁寄居扬州石牌楼之观音庵,署斋名为“晚学斋”,艺事之暇常与扬州谜家盘桓。同治三年仲冬,他馆于陈氏斋中,终日与老梅作伴,乘兴咏得一百首梅花诗谜,每一绝句明赋梅花,暗隐一物,犹如《红楼梦》中薛小妹(宝琴)所吟的十首《怀古诗》各隐一物一般,明修栈道,暗渡陈仓,妙不可言。据说,此百首诗谜有同治年间手抄石印本传世,但笔者仅见到1935年武汉发行的《文虎周刊》分期刊载过。试举一诗:年年花放落残红,艳裹浓衣裹地空;一点芳心香已散,陇头有约信先通。诗隐谜底“爆竹”。这里的“点”巧行别解为动词“点燃”,“信”字机心暗指导火用的“引信”,这些“谜眼”都是极具慧思之处。

在现代的篆刻家中,灯谜造诣最深者当属王能父(1915~1998)。这位印名为谜名所蔽的前辈,名溶,字月江,能父为其号,“能父”在此应读若“耐甫”(能,有坚韧耐劳之意;父,通“甫”,表示男性)。他祖籍泰州,是儒王良的后代,出身书香门第,自幼受家庭熏陶,故文学修养高,艺术悟性好,诗文、书法、篆刻无一不能。其印章法乳秦汉,古拙老辣,刚健遒劲,晚年受聘于无锡市园林局,为名园的修复、题刻、布置贡献颇多。其谜艺高超,如入化境,制谜主张“猜得出,有回味,留印象”,其真知灼见至今仍具启迪意义。其代表作如“他去也,怎把心儿放”打一“作”字、“自小在一起,目前少联系”打一“省”字、“心儿牵,目儿注,两字相思织就”打一“果”字,皆为典模之作。其谜作集成《哭斯室谜刺》曾收入拙合编《当代名家谜选赏析》(中原农版)。

笔者的灯谜友人中,有两位师从名家的治印好手:一位是陈兆熊,曾师从方去疾、谢畊石、徐緞龄等名家,艺宗“皖派”。制谜喜以成句谋面,故书卷气颇浓,如以“夕阳无限好”打昆剧新秀“沈映丽”(注:沈,通“沉”;映,作“太阳”解)。另一位是彭培炎,乃“浙派”大家江成之先生的高徒,印法端谨,周规折矩中透出儒雅。艺余雅好文虎之戏,谜作时载本报《今宵灯谜》。近悉我作品有:“巨玺”,打历代年号二:“宝应、至大”;“百花凋零”,打越剧演员“谢群英”;“吾从众”打排球术语“自由人”;“自当戒备啤酒肚”(打中药二)“防己、大腹皮”等,堪称庄谐并出,雅俗共赏之作。



特产是丈母娘吃的,买回的旅游衫也是丈母娘穿的。十年中,敦厚的老刘连同其他的孝顺子女,也不知编造过多少谎话,在陆家婆婆96大寿时,那就达到了高峰。老太不再相信儿子在国外从事着保密工作而无法与她联系:“让他打电话给我!保密,就不要妈了吗?”又是老刘苦思冥想出主意,大家密谋了一封北京某单位的来信,

既经老人贺寿,又证明她的儿子仍在

在国外进行保密工作。老太这才高高兴兴过了生日。老刘黯然说:“可怜的老人,我们又骗了她。”

老太的一个女儿是我的同事,她深情地说:“妹夫,就是我家的大哥,他承担起了做儿子的责任,没有他,就没有妈妈的长寿。”

陆家婆婆,含笑寿终正寝于98岁。

在雅擅篆刻刀制章的印人中,与灯谜结缘者颇多,晚清的篆刻大家吴熙载便是其中之一。

吴熙载(1799~1870),原名廷飏,字让之,亦作攘之,别署让翁、晚学居士、方竹丈人、言庵、言甫等,江苏扬州人,祖籍江苏江宁,自父起移居仪征,诸生。吴早年拜包世臣为师,书法精妙,尤擅治印,对邓石如“皖派”印艺甚为倾倒,能以碑刻摹印,尽传完白山人衣钵。他诗文书画印兼工,是位全才的金石大家。晚岁寄居扬州石牌楼之观音庵,署斋名为“晚学斋”,艺事之暇常与扬州谜家盘桓。同治三年仲冬,他馆于陈氏斋中,终日与老梅作伴,乘兴咏得一百首梅花诗谜,每一绝句明赋梅花,暗隐一物,犹如《红楼梦》中薛小妹(宝琴)所吟的十首《怀古诗》各隐一物一般,明修栈道,暗渡陈仓,妙不可言。据说,此百首诗谜有同治年间手抄石印本传世,但笔者仅见到1935年武汉发行的《文虎周刊》分期刊载过。试举一诗:年年花放落残红,艳裹浓衣裹地空;一点芳心香已散,陇头有约信先通。诗隐谜底“爆竹”。这里的“点”巧行别解为动词“点燃”,“信”字机心暗指导火用的“引信”,这些“谜眼”都是极具慧思之处。

在现代的篆刻家中,灯谜造诣最深者当属王能父(1915~1998)。这位印名为谜名所蔽的前辈,名溶,字月江,能父为其号,“能父”在此应读若“耐甫”(能,有坚韧耐劳之意;父,通“甫”,表示男性)。他祖籍泰州,是儒王良的后代,出身书香门第,自幼受家庭熏陶,故文学修养高,艺术悟性好,诗文、书法、篆刻无一不能。其印章法乳秦汉,古拙老辣,刚健遒劲,晚年受聘于无锡市园林局,为名园的修复、题刻、布置贡献颇多。其谜艺高超,如入化境,制谜主张“猜得出,有回味,留印象”,其真知灼见至今仍具启迪意义。其代表作如“他去也,怎把心儿放”打一“作”字、“自小在一起,目前少联系”打一“省”字、“心儿牵,目儿注,两字相思织就”打一“果”字,皆为典模之作。其谜作集成《哭斯室谜刺》曾收入拙合编《当代名家谜选赏析》(中原农版)。

笔者的灯谜友人中,有两位师从名家的治印好手:一位是陈兆熊,曾师从方去疾、谢畊石、徐緞龄等名家,艺宗“皖派”。制谜喜以成句谋面,故书卷气颇浓,如以“夕阳无限好”打昆剧新秀“沈映丽”(注:沈,通“沉”;映,作“太阳”解)。另一位是彭培炎,乃“浙派”大家江成之先生的高徒,印法端谨,周规折矩中透出儒雅。艺余雅好文虎之戏,谜作时载本报《今宵灯谜》。近悉我作品有:“巨玺”,打历代年号二:“宝应、至大”;“百花凋零”,打越剧演员“谢群英”;“吾从众”打排球术语“自由人”;“自当戒备啤酒肚”(打中药二)“防己、大腹皮”等,堪称庄谐并出,雅俗共赏之作。

谜话

侯福梁